

天地文庫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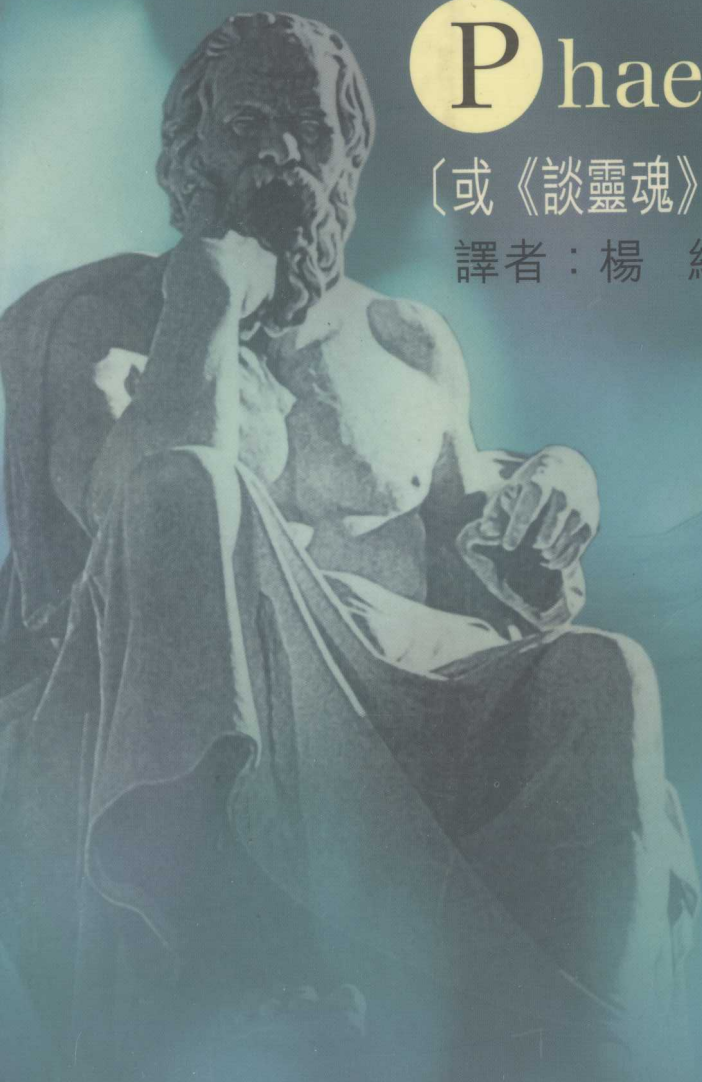
柏拉圖對話錄之一

斐多

Phaedo

〔或《談靈魂》；倫理性的〕

譯者：楊 絳



柏拉圖對話錄之一

斐多

Phaedo

〔或《談靈魂》；倫理性的〕

譯者：楊 絳

「天地文庫」弁言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以傳播中國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孜孜矻矻追求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盡一己之微力。在植根香港的同時，也力求為海內外的華人提供精神、文化的食糧。承蒙許多著名作家學者、文化大師的錯愛以及廣大讀者的支持，我們願意繼續耕耘在這一人類良知的園地上。

多年以來，早有讀者建議本編輯部精選一批高質量的出版物，架構起「天地文庫」。我們選擇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來實現這一構想。這個文庫將以近人的學術著作、譯著、作家作品為入選範圍，選擇的標準是國內外第一流學者的撰著及作品，或是具史料價值的隨筆、回憶錄等。這個「文庫」將陸續推出大師級的新作以饗讀者，另外，也會選入一些已在「天地」出版又再重版的著作。藉以彰顯這些專家學者及著作的文化價值和精華所在，為中華文化的現代之旅留下斑斑足跡和點點星光。

倘能為博大的中國文明寶庫聊備一格，則於願足矣！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部

二〇〇〇年陽春三月

序言

蘇格拉底生在動蕩的時代。伯羅奔尼撒的戰事，令現存的價值觀受到了懷疑。從業石匠的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市集內牽引市民參與討論：甚麼才是正確思想和行爲。他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方法，後世稱之爲「接生法」：蘇格拉底並不作長篇大論，而是提出問題，往返之間，令對手漸漸自縛於矛盾，而從困境中獲得新見地。他於紀元前三九九年在雅典受控被判死刑。從柏拉圖另一對話錄《辯護》中，我們得知他的罪名是誤導青年、顛倒是非黑白，以及否定希臘傳統神祇的存在。事實上，恐怕嫉妒和負謗，才是他被控的主因。

蘇格拉底本人不曾留下文獻。我們可以想知，《柏拉圖對話錄》

中蘇格拉底所說的話，不盡出於其口，其中有不少應是柏拉圖藉老師的口說話。《共和國》內最膾炙人口的意念論，即是其中一例。蘇格拉底的風韻神態令門徒心儀，倒是顯然易見的。而這種風韻和他的相貌無關，純粹是心靈的外發力量。從另一對話錄《酒會》中，可以得知他又胖又矮、相貌奇醜、酒量驚人、充滿反諷，而且非常能言善辯。

在《斐多》中，蘇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爲活潑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應從此保持緘默，不再在雅典街頭與人論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義前從容不懼，與門徒侃侃論道的情景，仍然令人驚嘆嚮往。

在《斐多》中，蘇格拉底一再呼喚他內在的「靈祇」，指引他正直

的途徑。我們可以說，在西方文化史上，蘇格拉底第一個發現了個人良知。對他來說，這個內在的聲音並不囿於個人，而指向一個更高的層次，是人類共同的價值。哲學既是對智慧和正義的熱愛，也就是團結人類社群和宇宙的義理定律。由此觀之，哲學是幸福快樂不會枯竭的泉源，因此能戰勝死亡。蘇格拉底的審判和他最後時刻的描述，到今天還是西方倫理學的基礎。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傳統，但與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論在西方或中國，我們都應該感謝楊絳先生把《斐多》譯成了中文。推動中西思想和意念的結合和交流，《斐多》實在是一本最適當的經典著作。

（德國）莫宜佳〔博士、教授〕敬序

史仲仁譯

譯者前言

我這篇翻譯根據《勒佈經典叢書版》(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柏拉圖對話集》原文與英譯文對照本(英國倫敦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冊一九三至四〇三頁《斐多》篇英語譯文轉譯。英文譯者是法乎勒(Harold North Fowler)。

我的參考書有以下幾種：

《哈佛經典叢書》(The Harvard Classics)收藏家版本(Collector's

Edition) 美國格洛列企業公司 (Grolier Enterprises Corp.) 一九八〇年版柏拉圖對話選的《斐多》英語譯文。譯者糾微特 (Benjamin Jowett)。

《柏拉圖的〈斐多篇〉》(The Phaedo Of Plato)，附有序言並註解，蓋德 (W. D. Geddes) 編，倫敦及愛丁堡一八六三年版；

《柏拉圖的〈斐多〉》(Plato's Phaedo)，附有評註分析，瓦格納 (William Wagner) 編，克來門 (Willard K. Clement) 修訂，波士頓一八九四年版；

《柏拉圖的〈斐多篇〉》(The Phaedo Of Plato)，附有序言註解，威廉遜 (Harold Williamson) 編，倫敦麥剋密倫出版公司一九二四年版。

人名地名等除了個別幾個字可意譯，一般只能音譯。一個名字往往需用許多字，這一長串毫無意義的字並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確讀音，只增

添譯文的澀滯，所以我大膽盡量簡化了。不過每個名字不論簡化與否，最初出現時都附有原譯的英文譯名。

本篇對話是蘇格拉底(Socrates)服刑那天，在雅典(Athens)監獄裏和一夥朋友的談話；談的是生與死的問題，主要談靈魂。全部對話都是參加談話的斐多向伊奇(Echecrates)講述的。講述的地點在弗里烏斯(Phlius)，因為伊奇是那個地方的人。

註解是我為讀者加的。

《斐多》(Phaedo)

(或《談靈魂》；倫理性的)

在場人物

伊奇 (Echecrates)

斐多

阿波 (Apollodorus)

蘇格拉底 (Socrates)

齊貝 (Cebes)

西米 (Simmias)

克里 (Crito)

監獄的監守人 (原譯稱為「十一名裁判官的僕從」) 譯文簡稱「監守」

伊奇 斐多啊，蘇格拉底在監獄裏服毒那天，你和他在一起嗎？還是說，那天的事是你聽別人講的？

斐多 我和他一起在監獄裏，伊奇。

伊奇 那麼我問你，他臨死說了些甚麼話？他是怎麼死的？我很想聽聽。因為近來弗里烏斯(Phlius)人一個都不到雅典去了，弗里烏斯也好久沒外地人來。那天的事沒人講得清楚，只說他喝了毒藥死了。所以我們對詳細情況沒法兒知道了。

斐多 你連審判都沒聽說過？審判怎麼進行的也沒聽說過？

伊奇 聽說過。有人講了。不過我們不明白爲甚麼他已經判處了死刑，還遲遲沒有處死。斐多，這是甚麼緣故呀？

斐多 伊奇，這是偶然。雅典人送往得洛斯(Delos)（註：得洛斯是

希臘的一個小島，相傳是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出生地，島上有阿波羅神廟。)的船，恰好在他受審的頭天「船尾加冕」(註：送往阿波羅神廟的船，啓程前舉行這個典禮。)

伊奇 甚麼船呀？

斐多 據雅典人傳說，從前梯修斯(Theseus) (註：梯修斯是傳奇裏的英雄。相傳克里特(Crete)島上有個吃人的牛頭怪(Minotaur)，雅典每年進貢男童女各七名供牛頭怪食用。梯修斯自願充當一名進貢的童男。他殺了牛頭怪，救了同夥。)等一夥十四個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的時候，就乘了這條船。他救了自己，也救了同夥的性命。據這個傳說，當時雅典人對阿波羅發誓許願，假如這夥童男女能保得性命，雅典人年年要派送使者到得洛斯去朝聖。從那個時期直到今天，他們年年去朝聖。按雅典的法律，

出使得洛斯的船往返期間，城裏該是聖潔的，不得處決死囚。這段時期有時很長，因為船會碰到逆風。阿波羅的祭司為船尾加冕，就是出使的船啓程了。我不是說嗎，那隻船是蘇格拉底受審的前一天加冕的，所以蘇格拉底判了死刑以後，在監獄裏還待了很久才處死。

伊奇 斐多，他臨死是怎麼個樣兒？說了些甚麼話？幹了些甚麼事？哪幾個朋友和他在一起？監獄的監管人讓他的朋友們進監獄嗎？還是他孤單單地死了？

斐多 不孤單，有幾個朋友和他在一起，好幾個呢。

伊奇 你要是不太忙，請把當時的情況給我講講，講得越仔細越好。

斐多 我這會兒沒事，我會盡量仔仔細細地講給你聽。因為，不論是我自己講蘇格拉底，或是聽別人講，藉此能想起他，總是我莫大的快樂。

伊奇 好啊，斐多，我的心思正和你的一樣，希望你盡量仔仔細細地講。

斐多 我呀，陪他在監獄裏的時候，感情很特殊。如果我看到一個朋友要死了，我心裏準是悲傷的，可是我並不。因為瞧他的氣度，聽他的說話，他是毫無畏懼、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覺得他是快樂的。所以我想，他即使是到亡靈居住的那邊去，一路上也會有天神呵護；假如那種地方也有誰會覺得好，那麼他到了那裏，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就為這個緣故，我並不像到了喪事場合、自然而然地滿懷悲憫，我沒有這種感覺。不過我也並不能感到往常聽他談論哲學的快樂，而我們那天卻是在談論哲學。我的心情非常奇怪。我想到蘇格拉底一會兒就要死了，我感到的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悲喜交集。當時我們在場的一夥人心情都很相像。我們一會

兒笑，一會兒哭，尤其是阿波——你認識他，也知道他的性格。

伊奇 我當然知道。

斐多 他簡直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也和別人一樣，都很激動。

伊奇 斐多，當時有哪些人在場？（註：他們提到的在場者，多半是後世知名的知識分子。）

斐多 有幾個雅典本地人。阿波之外，有克里和他的兒子以及賀莫（Hermogenes）、艾匹（Epiganes）、依思（Aeschines）和安悌（Anisthenes）。皮阿尼亞（Paeania）區的澤西（Ctesippus）也在，還有梅內（Menexenus）和另外幾個雅典人。不過柏拉圖（Plato）沒在，我想他是病了。

伊奇 有外地人嗎？

斐多 有底比斯（Thebes）人西米（Simmias）、齊貝（Cebes）和斐東（Phaedonides）。

麥加拉 (Megara) 的尤剋 (Euclides) 和忒松 (Terpsion)。

伊奇 嘿？阿里 (Aristippus) 和剋琉 (Cleombrotus) 沒在那兒？

斐多 他們沒在。聽說他們倆當時在愛琴島 (Aegina)。

伊奇 還有別人嗎？

斐多 我想差不多全了。

伊奇 好吧，你們談論些甚麼呢？

斐多 我且給你從頭講起。我和他們一夥前些日子就經常去看望蘇格拉底。監獄附近就是他受審的法庭。天一亮我們就在那兒聚會。監獄開門是不早的。我們說着話兒等開門。門開了我們就進監獄去看蘇格拉底，大半天的時光都和他在一起。末後那天的早晨，我們集合得特早，因為前一天黃昏，我們離開監獄的時候，聽說開往得洛斯的船回來了。所以我們約

定大清早就到老地方去會合。我們到了監獄，往常應門的監守出來攔住我們，叫我們等等，等他來叫我們。他說，「因為這時候那十一位裁判官正為蘇格拉底卸下鎖鏈，並指示今天怎麼處他死刑。」過了一會，監守回來叫我們進去。我們進了監獄，看見蘇格拉底剛脫掉鎖鏈。任娣(Xanthippe)（註：蘇格拉底之妻），你知道她的，她正坐在蘇格拉底身邊，抱着他的小兒子。她見了我們，就像女人慣常的那樣，哭喊着說：「啊，蘇格拉底，這是你和你朋友們交談的末一遭了呀！」蘇格拉底看了克里一眼說：「克里，叫人來送她回家。」她捶胸哭喊着給克里家的幾個傭人送走了。蘇格拉底從他的卧鋪上坐起來，蜷起一條腿，用手撫摩着，一面說：「我的朋友啊，我們所謂愉快，真是件怪東西！愉快總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聯在一起。看上來，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對冤家，誰也不會同時和這兩個一